

13.562
BDJ

李贄文選讀

北京市第一机床厂工人理论组
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七二级工农兵学员
选注



李贽文選讀

北京市第一机床厂工人理论组
选注
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七二级工农兵学员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七五年·北京

李贽文选读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40,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2

1975年8月北京第1版

1975年8月湖北第1次印刷

书号10019·2239

定价0.16元

前 言

李贽(1527—1602)，号卓吾，又号宏甫，福建泉州府晋江县人，明代后期著名的尊法反儒进步思想家。

李贽以勇敢的斗争精神，针对明代反动统治阶级的官方“正统思想”——孔孟之道和儒家学说，摆开了“堂堂之阵，正正之旗”^①，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他坚决反对以孔丘的言论作为是非褒贬的标准、把孔丘当成神圣偶像来崇拜。他指出，孔丘绝不是什么“万世师表”、“至圣先师”，孔丘除了“唯酒无量”之外，“其余都与大众一般”^②，决不能“以孔夫子之定本行罚赏”^③。他辛辣地嘲笑了“千年一律”，“万口一词”的尊孔思潮^④，公开提出儒家的《六经》、《论语》、《孟子》不过是孔孟门徒所拼凑的一堆思想垃圾^⑤。他痛斥历代儒生跟在孔丘后面，“依仿陈言，规迹往事”^⑥，大搞复古倒退，认为他们“虽名为学而实不知学”，根本“不可以治天下国家”^⑦。从孟轲到董仲舒，到朱熹，这些所谓儒学大师，无一不受到他尖锐的批判。对于明代那些道学家，李贽更是深恶痛绝，对他们“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的可耻行径^⑧，进行了剔肤见骨的揭露和痛快淋漓的鞭挞。他一针见血地指出，道学家们高唱什么“存天理，去人欲”，实际上是借“讲道学以为富贵之资”^⑨，

作为升官发财的“敲门砖”。他们言不颀行，行不颀言，“口谈道德而志在穿窬”^⑩，是一批极端虚伪的两面派、伪君子。

在批孔反儒的同时，李贽一反儒家对历史人物的传统定评，大胆地为法家人物和法家路线翻案，对于儒法两家的千秋功罪，重新加以评说。他有力地批驳了历代儒生对法家的种种诬蔑攻击，“意欲一洗千古之谤”^⑪。他热情地赞扬秦始皇“混一诸侯”的历史功绩，尊之为“千古一帝”^⑫，充分肯定了“焚书坑儒”的革命措施，认为它“直使儒生至今犹害怕”^⑬。他称商鞅为“英雄”、申不害为“好汉”、李斯为“才力名臣”、桑弘羊为“富国名臣”^⑭，赞贾谊是“千古之英”^⑮，夸柳宗元的《封建论》“卓且绝矣”^⑯。他认为法家的学说能够解决实际问题，“各周于用，总足办事”^⑰；法家人物为了实现革新路线，有不顾个人安危、不怕牺牲的勇气和决心。对于积极推行法家路线的皇帝（如汉高祖、汉武帝、唐太宗、武则天等），他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在批判儒家因循保守、复古倒退的反动路线的过程中，提出了“治贵适时”^⑱，“与世推移，其道必尔”^⑲的发展变化的进步历史观。

李贽这种进步的尊法反儒思想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深刻的社会阶级根源的。我国封建社会发展明代后期，已经进入了没落阶段，资本主义因素开始有了微弱的萌芽。反动的封建统治阶级为了维护日趋崩溃的封建制度和满足其荒淫奢侈生活的需要，更加紧了对人民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严重的土地兼并，使农村经济迅速破产。阶级矛盾极共尖锐，农民起义此伏彼起，一浪高于一浪。封建统治阶

级内部的矛盾也十分激烈。李贽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产生的封建地主阶级的叛逆者。李贽看到大厦将倾，封建制度已走向崩溃。他也看到他本阶级顽固的保守派尊孔复古的丑恶面目，以及他们不可救药的堕落。在他看来，当时的社会，是一个象《水浒传》中写的“大贤处下，不肖处上”^{②0}的黑暗社会。李贽是不赞成农民起义用暴力来推翻封建王朝的，但他看到了“官逼民反”的现实，因而对人民的反抗表示一定的同情。他说：“唯举世颠倒，故使豪杰抱不平之恨，英雄怀罔措之戚，直驱之使为盗也。”^{②1}他还会模仿“盗”的口气，撰写了一首“盗”赠官吏诗，说：“君倚奉公戴虎冠，谁得似君来路宽，月有俸钱日有廩，我等衣食何盘桓！……驱我为盗宁非汝！”^{②2}当时，孔孟之道就是封建统治阶级用来维护其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麻痹人民革命意志的宗教教条，程朱理学就是一种更加精致化了的神学。恩格斯在讲到欧洲反封建斗争时，曾经说过：“一般针对封建制度发出的一切攻击必然首先就是对教会的攻击，而一切革命的社会政治理论大体上必然同时就是神学异端。为要触犯当时的社会制度，就必须从制度身上剥去那一层神圣外衣”^{②3}。李贽对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的批判，对卑鄙的道学家的揭露，恰好是剥掉了中国封建制度身上那一件孔孟的“神圣”外衣，因此他一直被封建统治阶级视为洪水猛兽般的“异端”。李贽尊法反儒的进步思想，成为后来先进思想家对封建制度全面批判的一个先导。

明代中叶以后，我国资本主义因素开始萌芽，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市民阶层的力量逐渐扩大。李贽出身于一个世代经

商的家庭，随着市民反封建压迫斗争的开展，市民阶层的思想对他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和王安石、陈亮等宋代法家相比较，李贽的尊法反儒是有一些不同的特点的。他在批孔反儒的过程中，反映出了平等的观念。他强调圣人和凡是平等的，“圣人不会高，众人不会低”^{②4}，“麒麟与凡兽并走，凡鸟与凤凰齐飞”^{②5}；主张男女平等，反对男尊女卑，认为妇女的“见识”不一定比男子低，“见识”高下不能以男女来分^{②6}。在驳斥道学家“存天理，去人欲”的反动纲领时，他提出“率性之真”的口号^{②7}，主张要充分满足人们的欲望，顺应人们“真性”^{②8}（即“自然之性”^{②9}）的要求。李贽观点的实质，仍是一种人性论，而就冲破当时孔孟之道的精神枷锁说，有进步性。

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的一个叛逆者，李贽一生所遭受的迫害是严重的。他自己曾愤慨地说过：“余唯以不受管束之故，受尽磨难，一生坎坷，将大地为墨，难尽写也”^{③0}。李贽尊法反儒思想之所以具有很大的尖锐性和鲜明性，是因为它是在激烈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李贽三十岁开始做河南辉县教谕，此后二十多年的官场生活中，一直和上司长官顶撞冲突，胸中郁结着一股对官僚、道学家的强烈憎恨。五十四岁辞官到湖北黄安讲学，后又迁居麻城，在龙潭湖旁的芝佛院著书讲学。他退出官场，立即全力投入了意识形态的战场。李贽到湖北之后，就和当时的大官僚、大地主、理学权威耿定向及其门徒，进行了长达二十多年的激烈斗争。他和耿定向争论的中心，就是要不要尊孔的问题。他许多战斗性很强的反孔批儒观点，就是在批判耿定向的过程中提出来的。一五九〇年，他

的《焚书》在麻城刻成，其中收录了给耿定向的几封信，把这个尊孔复古派的丑恶嘴脸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耿定向为此恨得咬牙切齿，公开发表《求做书》，号召其门徒象子路保护孔丘一样的来保卫他，向李贽进行猖狂的反扑。第二年他的门徒蔡毅中就写了《焚书辨》，恶毒攻击李贽。哪知争辩的结果，反倒更增加了李贽的声誉。这伙道学家们恼羞成怒，露出了狰狞面目，不择手段地对李贽进行迫害。他们先派人在李贽游武昌时，诬蔑他是“淫僧异道”，驱逐他。后来又指使麻城巡道史某，利用地方官的势力，要把他从麻城赶走。李贽面临强暴，毫不畏惧，明确表示：“我头可断而我身不可辱”^②。耿定向死后，斗争并没有停止。一五九九年，李贽的《藏书》在南京刻成，这是一颗尊法反儒的重磅炮弹，它使李贽和反动道学家的斗争进一步激化了。蔡毅中之流把李贽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在李贽到通州时，蔡毅中通过其座师都察院左都御史温纯，指使张问达上书皇帝，以李贽《藏书》中的观点作为罪名，说他“以孔子之是非为不足据”，“以秦始皇为千古一帝”^③，应该逮捕治罪。于是明神宗朱翊钧亲自批示，说李贽“敢倡乱道，惑世诬民”^④，下令把这位七十六岁高龄的反孔战士，抓进监狱，逼迫至死，并通令焚毁他的全部著作。然而，他的著作并没有被消灭，仍在人民群众中不胫而走，得到广泛的流传。

李贽是封建社会后期的一位杰出的法家代表人物。但是，在那个时代，他在政治上看不到有什么出路。他虽然赞扬了历史上法家的政治主张，然而并没有提出什么新的现实的改革措施。他尽管尖锐而深刻地指出了当时社会已经病入膏

育，但拿不出一张有效的药方。这种思想上的矛盾、苦闷得不到解决，使他不能抵制佛教唯心主义思想对他的侵袭。王阳明的“心学”唯心主义思想对他也有不少影响。因此，李贽对孔孟之道的批判还是不彻底的，不能完全摆脱儒家传统思想的束缚。这些都是他的阶级和历史局限性。

李贽在战斗的一生中，写下了许多重要的著作，如《焚书》、《续焚书》、《藏书》、《续藏书》、《四书评》、《初潭集》、《史纲评要》等。我们这本小册子，选了九篇文章，着重介绍李贽主要的尊法反儒观点，这当然不能概括李贽思想的全部丰富内容。李贽的文章是激烈斗争的产物，所以具有尖锐泼辣的特点，有比较强烈的战斗气息。他善于运用讽刺的手法，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他往往利用孔丘或儒家经典中的某些话，来作为反孔批儒的武器。他自己曾经说：“凡人作文皆从外边攻进去，我为文章只就里面攻打出来，就他城池，食他粮草，统率他兵马，直冲横撞，搅得他粉碎，故不费一毫气力而自然有余也”^{②4}。本书所选的《答耿中丞》、《题孔子像于芝佛院》等文，就是运用这种写文章方法的典型。掌握他文章的这些特点，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他文章的思想内容。

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证明：一切反动派都是尊儒反法的。林彪这个卖国贼，就是一个顽固的尊儒反法派。今天我们读李贽的这些尊法反儒的文章，认真总结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对于批判修正主义、批判孔孟之道，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实行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是有现实意义的。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

编写了这本小册子,由于水平有限,在选文、注释、说明中,一定会有许多不妥之处,我们诚恳地希望同志们批评指正!

北京市第一机床厂工人理论组
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七二级工农兵学员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

【注释】

- ① 《续焚书·与周友山》。
- ② 《四书评·论语·乡党》。
- ③ 《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
- ④ 《续焚书·题孔子像于芝佛院》。
- ⑤ 《焚书·童心说》。
- ⑥ 《焚书·孔明为后主写申韩管子六韬》。
- ⑦ 《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后论》。
- ⑧ 《焚书·又与焦弱侯》。
- ⑨ 《续焚书·三教归儒说》。
- ⑩ 同⑧。
- ⑪ 《藏书·德业儒臣前论》。
- ⑫ 《藏书·世纪列传总目》。
- ⑬ 《藏书·秦始皇帝》。
- ⑭ 以上诸人评语均见《藏书》本传。
- ⑮ 《焚书·晁错》。
- ⑯ 《藏书·柳宗元传》。
- ⑰ 同⑥。
- ⑱ 《藏书·赵汝愚传》。
- ⑲ 《焚书·战国论》。
- ⑳ 《焚书·忠义水浒传序》。

- ⑳ 《焚书·因记往事》。
- ㉑ 《焚书·李涉赠盗》。
- ㉒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
- ㉓ 《焚书·复京中友朋》。
- ㉔ 《焚书·答耿司寇》。
- ㉕ 《焚书·答以女人学道为见短书》。
- ㉖ 《焚书·答耿中丞》。
- ㉗ 《批评忠义水浒传》一百回本卷五十二。
- ㉘ 《初潭集》卷八。
- ㉙ 《焚书·豫约》。
- ㉚ 《续焚书·与耿克念》。
- ㉛ 张问达劾奏李贽的上疏,见《明神宗万历实录》卷三六九。
- ㉜ 明神宗朱翊钧批语,同上。
- ㉝ 《续焚书·与友人论文》。

目 录

前 言	1
赞刘谐	1
题孔子像于芝佛院	4
读《金滕》	7
答耿中丞	10
又与焦弱侯	20
战国论	27
贾 谊	32
孔明为后主写《申》《韩》《管子》《六韬》	39
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	49

赞刘谐^①

【说明】明代的反动统治阶级把孔老二封为“至圣先师”，腐朽透顶的道学家也把孔老二奉若神明，朱熹肉麻地吹捧孔老二的话“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成了他们的口头禅。李贽对此深恶痛绝，他在《赞刘谐》这篇短文中，借刘谐的话诙谐地说：怪不得“孔圣人”出世之前，人们整天都点着灯笼走路呢！他以幽默的笔调，用反嘲来说明在孔老二出世之前，人类社会一样在前进发展。李贽痛斥那些冠冕堂皇的道学家，实际上只不过是从小儒家书本和他们的先辈儒生的陈词滥调中窃取一点破烂而已。在明代，谁要是有一点非孔反儒的言论，就要被反动统治阶级视为“异端邪说”，就会遭到杀身灭族的残酷镇压。李贽能如此大胆地对道学家及孔丘进行辛辣的嘲讽，充分体现了他反孔批儒的进步思想和敢于反潮流的斗争精神。

有一道学^②，高屐大履^③，长袖阔带，纲常之冠^④，人伦之衣，拾纸墨之一二^⑤，窃唇吻之三四，自谓真仲尼之徒焉。时遇刘谐。刘谐者，聪明士，见而哂曰^⑥：“是未知我仲尼兄也”^⑦。其人勃然作色而起曰^⑧：“天

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⑨。子何人者，敢呼仲尼而兄之？”刘谐曰：“怪得羲皇以上圣人尽日燃纸烛而行也^⑩！”其人默然自止。然安知其言之至哉^⑪！

李生闻而善曰^⑫：“斯言也，简而当^⑬，约而有余^⑭，可以破疑网而昭中天矣^⑮。其言如此，其人可知也。盖虽出于一时调笑之语，然其至者百世不能易^⑯。”

——《焚书》卷三

【注释】

- ① 刘谐：号宏源，明朝隆庆进士，做过兵科给事中，福建按察僉事，余干知县。为官“抗上而不慢下”（《麻城县志》卷二十）。
- ② 道学：即宋元以来的理学，这里指道学家。
- ③ 高屐（jī 击）：即木屐，鞋掌前后带齿，出行时可避免泥污。大屐（lǚ 旅）：大鞋。
- ④ “纲常之冠”两句：指道学家以讲“三纲”、“五常”，来粉饰门面，披着儒家伦理道德的外衣，装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即“仁”、“义”、“礼”、“智”、“信”。这是汉代董仲舒按照孔孟之道炮制的封建教条，并把它说成是万古不变的“道”的内容。人伦：即儒家所宣扬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的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反动伦理道德。
- ⑤ “拾纸墨”两句：指道学家从儒家的老祖宗那里拣了一点破烂，装腔作势。纸墨：指儒家的本本（包括《四书》《五经》），唇吻：指儒家口头常说的陈词滥调。
- ⑥ 哂（shěn 沈）：嘲笑、讥笑。
- ⑦ “我仲尼兄”：我的仲尼哥哥。这是平辈的嘲讽口气。仲尼：孔丘

的字。对孔丘以兄弟相称，在道学家看来是大逆不道的。

- ⑧ 勃然作色：突然发怒，变了脸色。
- ⑨ 语见宋代唐庚的《文录》，作“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朱熹曾用这两句话来肉麻地吹捧孔丘，见《朱子语类》卷九十三，从此成为道学家的滥调。
- ⑩ 怪得：难怪，怪不得。羲(xī 西)皇：即伏羲氏，传说中的上古三皇之一。燃纸烛：点灯笼。
- ⑪ 其言之至：这句话的精辟透彻。
- ⑫ 李生：李贽的自称。善：赞美。
- ⑬ 简：简明；当：恰当，得当。
- ⑭ 约：扼要。有余：有余味，指话说得耐人寻味。
- ⑮ 疑网：指道学家散布对孔丘的迷信所造成的迷惑、混乱。昭：明。中天：天空正中。昭中天：即太阳当空照之意。破疑网而昭中天：意指刘锜这句话可以驱散道学家散布的尊孔迷雾，使事实真相大白于天下。
- ⑯ 百世：百代。易：改变。

题孔子像于芝佛院^①

【说明】李贽五十八岁由黄安移居麻城，在芝佛院著书讲学。他在芝佛院的佛堂里供上了孔丘像，然而这并不是为了表示对孔丘的尊崇，而恰恰是对当时尊孔崇儒思潮的嘲弄和否定。他在这篇文章中指出：孔丘之所以成为“圣人”，完全是统治阶级和反动儒生们肉麻地吹捧起来的。“儒先亿度而言之，父师沿袭而诵之，小子矇聋而听之”，人云亦云，盲目崇拜，于是，孔丘变成了神圣偶像。“万口一词”、“千年一律”的尊孔传统就正是这样发展起来的。正如他在《圣教小引》中所说的，那些儒生们“尊孔子而不知何自可尊”，不过是“矮子观场（看戏），随人说研（妍），和声而已”。但是，在那个时代，李贽虽然“独具只眼”，却被“今世俗子与一切假道学”视为“异端”（《焚书·答焦漪园》），并不能改变社会上这种浓厚的尊孔习气。“余何人也？敢谓有目，亦从众耳。”这正是李贽怀着强烈的愤慨，对尊孔派所作的尖刻的反嘲。鲁迅先生说得好：“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他们“用种种的白粉给他来化妆，一直抬到吓人的高度。”（《且介亭杂文二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李贽这篇尖锐泼辣的讽刺文章，就是投向当时权势者和道学家们的一把锋利的匕首。

人皆以孔子为大圣，吾亦以为大圣；皆以老、佛为异端^②，吾亦以为异端。人人非真知大圣与异端也，以所闻于父师之教者熟也^③；父师非真知大圣与异端也，以所闻于儒先之教者熟也^④；儒先亦非真知大圣与异端也，以孔子有是言也^⑤。其曰“圣则吾不能”^⑥，是居谦也。其曰“攻乎异端”^⑦，是必为老与佛也。

儒先亿度而言之^⑧，父师沿袭而诵之，小子矇聋而听之^⑨。万口一词，不可破也；千年一律，不自知也。不曰“徒诵其言”^⑩，而曰“已知其人”；不曰“强不知以为知”^⑪，而曰“知之为之知之”。至今日，虽有目^⑫，无所用矣。

余何人也，敢谓有目？亦从众耳^⑬。既从众而圣之^⑭，亦从众而事之^⑮，是故吾从众事孔子于芝佛之院。

——《续焚书》卷四

【注释】

- ① 芝佛院：湖北麻城龙湖（一名“龙潭”）旁的一所佛堂。李贽五十八岁后，先后在这里著书讲学十余年。
- ② 老：指道家学说。老子即老聃（dān 丹），春秋时奴隶主贵族的思想家，《老子》一书的作者。佛：指佛教，以释迦牟尼为始祖，东汉时从印度传入中国。异端：汉元帝后，特别是宋朝以来，反动官僚大地主把儒家思想奉为正统思想，攻击其他学说、学派为“异